

恍惚的夜晚

菲华小说选

菲华新潮文艺社

1247.7-94C

目 录

恍惚的夜晚·····	林泥水(1)
春风浩荡拂椰庐·····	陈天怀(20)
野丫万岁篇·····	陈一匡(37)
那属于海的·····	亚 蓝(51)
雨夜·····	莎 士(67)
人间温情·····	林 泉(80)
回忆,晚年的灵粮·····	秋 笛(87)
变色的天空·····	欣 荷(94)
拉雾的故事·····	董君君(106)
指路牌的风波·····	施约翰(110)
马车夫之恋·····	紫 云(122)
卖身契·····	紫 茗(129)
重叠的影子·····	嘉 敏(138)
菜园梦·····	夏 默(151)

恍惚的夜晚

林 泥 水

军统前的一个傍晚，那天不是星期日，酒家没有大规模的喜宴，太阳刚刚西下，天边还抹着红紫的晚霞，王彬街人潮就开始汹涌了。狭狭弯弯凸凹不平的马路两边停满交通工具，只留中间窄窄的夹径供一连串蜗牛爬路样的车子在慢慢蠕动。

亚洲戏院入口处的花篮，从大铁门的两侧靠壁密密斜排直达楼上的梯阶，放映预告栏的剧照已换上一帧大型亮丽的个人相片，粉新犹湿的美术字，强调今晚献唱的小姐，是一位从新加坡来的电影、舞台、歌厅全能的三栖明星。

楼上及楼下后截的入门票注明先到先座，离开表演的时间尚早，观众就挤得满坑满谷，连两旁添置的藤椅也一席不留。

前排中央特级券的座位上，小陈是勉强跟着老郑来捧场的，幕还未开，他们先从商场的事务直谈到女人身上。

“要不是你硬拉我作陪，我才不到这个鬼地方受罪，老实说，今晚我真的有约会。”小陈挡不住难忍的汗酸味，把厚厚的秩序单当扇乱摆，虽然他穿的是薄质的描朗，却挡不住闷气。当戏院的那只64匹马力的破冷气，充其量只有散发

600人热量的威力，那黑黑压压的场面，连站连挤至少也有1500个，光光呼吸就已成问题。

“你的约会最多是大千舞厅的舞女，我说小陈呀，懂赚也要懂花，老是那么寒酸相，有时也要换换调儿，提高自己的身份。”老郑揶揄他的时候，而反把松弛的领带拉紧，尽管西装底下的恤衫已漉漉在渗汗。

“你风骚受得热，我可挡不住，等开幕后，看看那颗钻戒在台上亮不亮，我就失陪了。”

“那颗钻石看来还是小气，怎那么贵！会不会被敲？珠宝是黑面贼呀！”

“你这么说，就不象话了，我总不会拿回扣吧？他是我的老朋友，不敢乱来，要是你自己去买，至少要多贵一成。待会儿，她如果戴上，保证好看，碎钻盘着大钻，看起来面积很大，一定大方，不过我怀疑晚上她会不会戴上。”

“不戴上，那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算什么。”已8时出了，老郑正在喃喃埋怨还不开场，满面油光的司仪拉着麦克风出台了。

经过一番隆重的介绍，最后司仪说：“请大家鼓掌，我们热烈欢迎东南亚最著名的三栖明星钟梅枫小姐。”

那位浑身贴满玻璃钻面部涂涂抹抹已失却原肤的女郎，在一阵雷动的掌声中，半掩于旗袍叉处洁白的大腿架在高跟鞋上一款一摆地跨到台前，一股艳丽迷人的邪气，遂令台下暂时停止呼吸，她指上的钻戒在强烈的照明中闪闪发光。

“你看，不错，很亮。”小陈靠近老郑的身边赞口。

“哦！很漂亮。”老郑在意识中的回答，是指她眸子射出钩魂的目光。

她的仪态，她的身段，她那透过放音器象出谷黄莺清脆

的开场白，从小小的红唇甜甜送出，柔弱瘦细的蛇腰，在乐队奏出序曲时便和着拍子在轻摇，使礼服上的人造宝石一烁一烁，全身冒出珠光宝气，小指上的小钻戒，反黯得象银河边一颗微弱的小星。

老郑的注意力偶尔集中在他所送的钻石，但当她第一支歌结束向听众飞吻的当儿，把灼灼逼人的目光投入老郑期待的瞳孔，他的神经顿然有些麻痹，象触了轻度的电流。这时他脑子所搜寻的，不是钻石的美丽，他以经验暗暗在衡量这入口尤物的三围，她那隐约展露修长的大腿，以及裹在纱套里浑圆的下臂，都列入咀嚼品评的对象。他不经意地应小陈一声：“哦、很漂亮！”乃发自内心对那娇娆女郎外态的赞美。

“你看，那钻戒戴在她手上，多好看！怎不值得。”小陈对妖里妖气的女郎并不看在眼里，他的视线直随着挥动不定映出紫光的钻石，找词儿证明他选择物品的能力。

当台上的歌星闭起眼睛力竭声嘶地唱完最后又高又长的一个旋律，她在劈劈拍拍响个不停的掌声中向听众连连道谢。她那对魔性的眸子特地在老郑身上多留片刻，老郑荡荡漾漾的一颗心象插了两只翅膀飞向她，潜意识里，他已在吻她，搂她，亲她……

直至她走入后台，老郑才记起旁边还有个小陈。

“值得，她既然戴着上台就值得。昨天下午她约我，散场后到她那儿吃宵夜，她还请了几位朋友，她说假如我有好朋友可以一齐去，待会儿你也去。”

“看我这副模样，上五星旅社找小姐，难看死了，我还是到大千舞厅去。”

“你这个人所懂的就是‘五斤大花’，怎不去见识见

识。”

“猜得到，排在摊上的臭鱼一样腥，歌星舞女一门货，有钱就可买得到。喂，我不是挖你的苦，别看那又俗又伧本地小舞女是下等货，机缘机缘，没有人睬的路旁小花，有时还顶新鲜呢！”

台上那个国语生涩得可以拌醋吃的本地司仪，真是跛脚的好踢球，抓紧放音机趁机多讲好多出风头的话，台下哗啦哗啦的噪音比他还响。

“大千舞厅，无论怎样说都是下等的地方，你老钉在那儿，不是象苍蝇舔屎干吗！说笑了，你不要生气。”老郑存心激他，想让小陈取消念头。

“我说老郑呀，你也是我的老板，钱，身份，地位，你比我强，比我高，谈起女人，谈起价值，我有我的一套。”小陈看表，快9时了：“对不起，我们的路线根本不同，我上北黎刹，你过钟士桥。”顿然有一得之感，故意问：“你那只世界名贵斐立金表，现在分针走在什么字上？”

老郑看一看戏院壁上的电子挂钟，然后对一对腕表上那只构造薄得如带，价值美金一万的名表，难为情而泄气地答：“他妈的，昨天刚修理过，今天又差10分钟。”

“你的表，值美金一万，很名贵，象名贵的女人。我的表是普通雷达牌，自动带日子，美金还不到一百，价钱差了一百倍，我已经用了3年，游泳时都戴着，又几次摔在地上，后来就没修理过，一个年头差不了1分钟，这就证明有的东西管看不管用。”小陈机灵地找到这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，很想好好趁机发挥一下。

“表是表的事，又是一套大道理，你这个人的缺点，就是好为人师。”事实老郑很佩服小陈的机智，只是嘴硬罢

了。

“那一位所谓三栖明星，不正好象你手上的表吗？都是象征高贵的饰物，当你用上说不定机件都坏了。”周围很吵，小陈把嗓子提得很高。

“你真有点小聪明，就是喜欢用乖张的哲学自圆其说。你趁早走了，不用多讲扫兴话。这里是11点散场，你跟他们说一声赶回来，陪我一道儿走，不用拒绝，就算我烦你，请你，求你，这话总是够了吗？”老郑拍小陈的肩膀，合拳拜托。

小陈苦笑着，说不出推辞的话：“好好，你下令就得了。”说完他就起身坐计程车北上。

第二条节目是一位又丑又沙哑的本地歌星在客串，老郑巴望那阉鸡样的叫声快点停，好让心上人再出现，偏偏右侧有几位串通好了的特约听众装作欣赏样地喊：“再来一支。”

冷冷反应之后，那个死要面子的本地妞，意兴阑珊地勉强作笑容：“承各位的要求，我再献一支大家最熟悉的歌曲。”

可怜那乐队的指挥又要摸索她的口势，跟着混奏一阵搅断耳毛的音波，听众只顾摆扇子和交头接耳，她脂粉底下那副失望的表态，用保持绽笑的小齿加以掩盖。

3分钟的曲子，好容易才挨过去，结束了台上的尴尬和台下的期待。

当司仪以自信的语气宣布接下去的秩序，紧随一阵密鼓和一声罄然的钹音，三栖明星又换别致的服装登台。

白沙罩，白旗袍，白高跟，因为她的皮肤光洁象白玉，强光的集射，使观众几乎分不出襟袖袍叉的界限，薄施于髓

骨的胭脂和涂抹在指甲的蔻丹成为美妙的点缀。她小指头上的钻戒不见了，那个位置被一颗深褐色的红宝石替上，在万白中衬出一点红，特别显出典雅高贵。如果有美容师或服装师在场，以审美的角度来品评，第二度的展现比第一度必是更上一层。

老郑不够这份雅兴去审度这门不实惠而空洞的艺术，他发觉他所送的钻石戒给红宝石取代，即时一股妒火升燃，她的歌声，她的动作，在他酸酸的心情都不顺耳和碍目的。红宝石的来历触起他胡乱猜疑：宝石在香港很流行，她这趟的行程是环游东南亚主要的商埠作巡回表演，她刚从香港过来，是香港人送的或自己买的，地点人物都在远方，眼不见为净，自己也没有资格去计较，假如是这边的大亨赠的，情场如战场，那不是有人先亮剑了，要一亲芳泽，就得比划比划！他妈的，那鬼灵精的小陈又不在，不然他对珠宝的估价一般说来是十按九稳。若是人家的馈赠价值比我高，那不是排号第二吗？还不止呢！光是晚上见过的戒指就有两只了，那藏在首饰盒的保险箱的胸花，项链，手镯，耳锤：？

她轻快得象一只小白兔又蹦又跳地在唱“春天里百花香”，这支老天真的旧歌，老郑熟得可以倒唱，但他听不进去，连她一跷一摇的臀部，一顿一企的足尖，一伸一缩的长颈，看来都是俗不可耐。

这一分钟，他的想象力特别强，由琳琅满目的首饰匣，窜出一堆大腹便便西装笔挺留着八字胡的巨贾，在她门前先后列队以待，把自己也列入队中，最大的疑问，不知被列为第几号。

他妈的，这个吊儿郎当的小陈，正需要他，他又不在，我跟他往来，经济上都不让他吃亏，真不够朋友。

老郑想起手中每天慢了10分钟的名表，对壁上走了20年的电钟还这么准确，默默在走着，对自己的作为生起疑问。妈的！小陈的怀里也许搂着他的小妞了，他妒忌又无奈地拉出表侧的螺柄调调分针。

老郑在心灰意冷的刹那，台上她那两颗象触须四处穿梭的眼睛又扫到他身上，如敏感的雷达，测到这方的旧电站需要加热，那水汪汪的秋波又瞟过来，含情脉脉嫣然一笑，似乎在说：“今宵，你一定要来，我热烈地等着你。”老郑心儿一震，肌肉微颤，那阵子莫名其妙的乱猜，一股脑儿又被一瞟一笑给抹平了。他怔怔发楞沉醉于昨天下午那又焦又急又温馨的一刻。

这位跑码头的三栖星是3天前才到达马尼拉的，老郑给一位八拜兄弟拉去当门票的推销员，聚餐时，她刚好坐在老郑的旁边，当老郑把名片递给她后，她认清老郑是个有油水的肥佬，在席间利用敬酒、夹菜、分票的当儿，纤手有意无意地一点一扯，赤裸裸的玉腿故意一展一动靠近老郑的膝盖，那会说话乌溜溜而双重皮的大眼睛，碰到粗人揩油的荤话，特向老郑又娇又嗔地露出媚态。

“有空打电话来聊聊。”散席后，她向老郑握手言别，把掌用力收紧两下暗示——我等着你。

老郑当晚回家，半夜里就瞞了太太在电话中上她的钩了。

昨天下午3时半，是她允许老郑到旅社私访的时刻，那见面的小钻戒，是小陈早上替他办的，为着匣子不够玲珑漂亮，小陈为这小节还多跑了两趟。

当天的中饭，老郑胡乱塞了两口就搁下筷子，照习惯饭后该上床躺会儿松松肌肉，但女人真邪门，身体卧着，瞳孔

却象失掉盖子的镜仁排在固定的地方，没法子改变的焦点就是她的影子，他频频看表，阵阵怪怪的刺热不间断地炙着他的胸口和双额，迫得他破题儿在中午后冲个凉。

耐不住了，他提前1个钟头出门。

车子开到旅社才2点半，离约会的时间还差一个钟头，他在入门那气派豪华的大厅上，选一座可监视自动电梯的小几，向侍者应生要了一杯咖啡。

面对着这座大吊灯玻璃壁堂皇宽敞的五星旅社，他回忆圣周期间邀小陈往碧瑶渡假，路经加佬干市的大千舞厅，小陈指着附近一家小木屋说：

“你是大老板上的是五星旅社，我上的也是星球的旅社，你看，那是我旅社。”

路旁那橡油漆斑剥的旧厝，分明是西班牙时代的别墅，又低又狭的入口处，斜斜吊个招牌——GOLDEN STAR HOTEL。

“不要小看，别有洞天，多花几个钱就宾至如归，要酒有酒，要菜有菜，要女人有女人。”小陈这段话听来象是自卑感的解嘲，又象是对老郑任意挥霍的挖苦。

现在老郑象螳螂等螫”地为女人呆候在冷板上，回味小陈含讽的冷语，一股啼笑皆非的味道在心底泛起。

自动梯上的人互逆上下驶着进进出出的客人。很少看到中国人，大部份是蓝眼睛高鼻子的山姆大伯或蜣股脚的东洋人，老郑在焦急中看到一位似曾相识的侨胞登梯上去，某个场合象听过他演讲，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，多疑心使他想跟踪上楼，看个究竟是不是也是明星的访客，忐忑终于给理智制住，他仍然呆着连屁股都没移动。

坐着，坐着，他觉得腕表的指针老停在那儿，你怀疑中

看不中用的名表又机件故障。

几上的咖啡都快吸光，离约会还有半个钟头，他一直不明白那女人为什么不许他早1分钟上去，她千叮万嘱咐可以迟到，不可以提前。

有一位著名的侨领从自动梯徐徐下降，跟老郑面碰面，不打招呼会失礼，老郑忙站起，挨前与他握手。

“找人吗？”侨领简单敷衍地问。

“等1位日本朋友。”老郑也马虎过去。

“我先走一步。”

两只没有感情冰冰的手，握了一下。各自分开。老郑又猜：说不定他已捷足先登了。

尿不太急，他慢无目的地徘徊到洗手间，存意让难挨的时间再磨去一点点，在尿尿的时候，想起闽南一句老话“口吃一圆，鸟吃9元。”不觉自己失笑，好在旁边没有人看见。

回到咖啡座位，半小时前上楼那位面善的侨胞下来了，他很懊悔刚才怎不尾随看个究竟。

离约会时间只剩1分钟，他计算从大厅到6楼的过程，该是一秒也不差了，于是他沉住气搭上电梯。

铃声一响，门就开了，她掬起笑容使酒涡凹得更深。

“你真准时，一秒也不差。”她嗲声嗲气地说，伸出修长如笋的纤手，半拉半推把老郑侍候在床上：“喝点什么？”

“刚，刚喝过咖啡，不，不用了。”老郑回声还有点抖。

她那袭心裁别出似睡袍又似便服粉红色半透明诱人的薄绸衣，勾引老郑在她胸沟搜寻而激起以外的遐思。

“你呆呆看我干吗？我好看吗？如果你认为我好看，以后你可以常常来看我。”她用手象弄狗熊似地撒娇地遮住老郑的视线。

“快给你迷死了，昨夜眼睛都没盖过。”

“不要灌迷汤了，还有嫌我又老又丑的呢！说正经的，你给的入场票都卖光了？”

“100张，小事情，卖与不卖，都差不了几块钱。”

“郑大哥。那全靠你了，我们走江湖卖艺的，在外头就是靠朋友。明天晚上你一定来，我演唱完，决定在这儿请宵夜，你的朋友喜欢来的，请他一起来。”

“好，我一定到。”老郑抽出香烟，她忙过来打火帮燃，老郑顺势又摸又握地揩她的手背，无限珍惜地说：“这么好看的手，上台应该戴戴钻戒。”

“我的郑大哥，我那儿来的钻戒，你送我一颗，我拜你为干爹。”她把手缩回，轻轻反拍老郑的手背，翻起白眼娇嗔地瞪他一下。

“干爹，不是把我叫老啦，叫我契兄好啦，本来你就叫我大哥的。”他把契兄两个字故意用闽南音念得很响很明。

“去你的，你又在吃人家的豆腐，不来了。”口说不来，指头却在他头上一戳。

老郑眼笑眉开地掏出红缎烫金的小盒子，“来，把手伸过来，让我亲一下。”

“你这人，看起来老实，最会趁机揩油，只许亲手。”她软绵绵地架个平剧古典式的姿势，凑近他。老郑揭开匣盖，呈现出一颗旁边镶着碎钻及包着中央棱角分明一克拉钻石的戒指。

“这是真正的钻石，不是人工造的。”老郑为她戴上。

“郑大哥，那就谢了，快4点了，我还有事，明儿晚上你一定来捧场，不要忘记——散场后大家在这聚一聚，一块儿选个地方吃宵夜。”

“那下午，我……”

“真对不起，下午你先回去，我很忙，登台后，我们相聚的机会多着呢！以后你要常常来看我。”她象哄小孩在他颊边轻吻一下，又搓搓他的下巴，老郑抓紧她的手狂吻几口才乖乖离开。

当老郑从回忆中醒过来，她已再次上台了，老郑看到昨天下午他吻过的那支细致如观音的手，有一颗不知从哪儿来的红宝石。这么大！这么亮！这么红！价钱一定不在他送的钻戒之下，很可惜，小陈不在身边。

幕起幕落，最后一个压台节目，她那中古时代复摺宽裙的欧洲装，胸前饰上一支蝶形的别针，体型和光度比起小钻戒及红宝石风头更健多了。老郑又呷醋地推算：那数十颗白色光芒四射的结晶体，该不会真钻石吧！如果是真的，那我送的礼物，不是小巫见大巫了吗？

她落力演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屡屡台上左侧的出口频送秋波，台下心气平平的观众又能不察觉，而老郑今晚对这种事儿度量特别小，猜定幕后有大亨以近水楼台的优势在撑她的腰。

待会儿宵夜的约会该不该赴，一大伙儿人堆在一起，毕竟不是幽会，然而入帘的厚礼已送上，她又慎重地吩咐——一定要来。老郑踌躇着，最终自下定论——不去白不去。

谢幕时，那罗马石膏雕似的古典美人象打了一场胜仗，得意地摊开双手向上下左右喝彩的观众，用大胆的动作四处飞吻，直至她倒退隐入台后，满场密密麻麻的观众才全部站起，挤向出口处。老郑的座位在前排，跟在人后一寸一步挨到门口，少说得费去五分钟。

他诧异戏院外厢还缠着重重不散的观众，原来那位轰动

了马尼拉的三栖的明星连妆都不及卸，从化妆室曳着长裙自楼上拾级而下，引得观众注脚伸颈多看一眼。老郑想挤过去打个招呼，被泄不通气的人群挡着路，当他奋力，打出重围，她已借安全警开路的利便，迅速登上一部门前早已安排簇新德制300号的敏士，老郑隐隐瞧见车厢有个男人，但看不清是什么人，车子放了个屁向仙沓古律驰去。

他妈的，汽车比汽车，自己刚出炉的平治小乔车威风尽失！今晚赴不赴约的问题又惹起老郑的进退难决。他妈的！小陈约十一时再来，真是“水流破布”！老郑咒诅未了，小陈就出现在他的身旁。

“这么早就完了，对不住，刚好十一点。”

“再迟会儿，我就自个儿去了。”

“人呢？还在后台？”

“给人家载去了。”

“你怎不约她坐你的车？”

“我以为她会坐我的车，可没料到她却登上了另一辆车。你说晚上我们去不去？”

“当然去，钻戒都给了，不去白不去，是你的老哲学吗？今晚我们得明白她背后有些什么人物，上战场，怎可以不了解对方的军情。”

他们的车驰过麦亚道大桥，在平坦的大道上，老郑推促司机多加油。

她的房里早已挤了5位访客，其中有两位是昨天下午在这旅社下面大厅碰过的。

“坐、坐，随便坐，大家来捧钟小姐的场，都是自己人嘛，钟小姐初到此地，须靠朋友支持，我们算是同道。”那位侨界妇孺皆名的领袖，以东道的姿态为主角在款待来

宾。

“哎呀，你们都来了，大家都认识了，失礼了，我换件衣服就来。”她将进浴室时转首向那位名流说：“干爹，你代我招待招待。”

老郑尴尬地拉着小陈远远僵坐在沙发的一隅，他把那老头，比着自己，暗忖：“我算老几！”他环顾其他的同道，大家相觑发出苦涩会心的微笑，有一支歌自他们心中浮起——我爱少年家，不爱老阿伯，少年家无家货，大洋白雪雪……

侍者送咖啡来。

“各位先喝咖啡，等她换好衣服，我请大家到楼下餐厅吃宵夜。钟小姐说：她这次到菲律宾演唱，得各位大力支持，帮忙售票，又送厚礼，使她十二万分感激，我是她的干爹，今晚我作东替干女儿向各位致谢。”那位老头老练又圆滑地说。象回锅的油条。

“怪不得，你们原来老相好，她刚才就是坐你的车子？”老郑的热性子渐渐露出马蹄。

“别说得这么难听，什么老相好，她是我的干女儿。”

“说句笑话，你别生气，在这个时代，干爹抱干女儿上床都不是怪事。”

“这话什么意思。”老头严肃带愠地责问，使房里的气氛马上阴沉下来。

“意思有时候不说出来，倒反有点意思，直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。”老郑的脸有点象拔剑的武士。

一室之中7个人的话题已尽，窘在一起。

“没有什么好说了，还消什么夜，我们走了。”小陈向老郑悄悄地说，在腿上抓了一把示意不要犹疑，他们就悻悻

出门，不辞而别。

其他4个人互相丢了个眼色，也先后离去。

子夜，精美的室内，有张披红褥子的弹簧床，等下一对计划宵夜的男女……

出旅社，老郑的脸色板滞不眨不动，象具僵尸。

“回家？”小陈问。老郑默然蹙眉不答。小陈耸耸肩，

“回家相信你也睡不着，不如我带你上我的老地方喝酒解解闷气。”

“上车再谈。”

老郑以自我放逐的心情落寞地上了车。

“其实呀，我看那个三栖明星是靠脂粉和服装来掩盖住她的老态，我不乱猜，可能已接近35岁，早就听到她的名字了。10年前，她在电影界话剧界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明星，现在过气了，学几支流行歌跑码头捞钱。你是着了迷，爱人眼中出西施，你没有发觉她的眼角有鱼尾纹，她上壁的肌肉已经松软欲坠。”小陈好为人师的故态复发，不知不觉又把老郑当为学生，他看见对象已全神贯注，又滔滔地续谈下去：

“不是我说扫兴话，泼你冷水，你对面办公室纱厂的总经理，你总认识吧，他告诉我，去年他花了一笔比你买钻戒更大的款子，搞上一个从台湾来的大歌星，跟她睡了一夜。底牌一现，他说她的肚皮象老猪母一样皱，胸臀软得象一团烂豆腐，他巴不得立刻爬下床跑出旅社，这就所谓不见黄河心不休，见了黄河面忧忧。今晚那个骚货，电力还算不错，不过我从旁观察，她是个有孩子的母亲，她没有告诉你，她已经有了孩子？”

“我们交往不深，没谈上这个。”老郑象学生接受训话，碰到老师发问，自然反应接上口。

“据我看，她至少有3个孩子。”

“她告诉我，她离过婚，现在是孤零零的可怜人。”

“你真笨，她哪儿会告诉你她是个养了几窝小猪的老猪母。不去惹她也好，花几个钱，买一个美丽的形象。”

深夜的马路交通松了，车子一滑就溜过钟士桥。

“怎样？回家不回家？”小陈问。

“不回家，听你安排好了。”

小陈命司机循国家大道直接往北。

“我们上北方的金星旅社，你尝尝我的威风。”小陈蛮有把握地说。

“一切开费由我负责。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？跟你出门，我那儿有资格花钱，我掏腰包，不是拆你的台吗？车厢后有酒吗？”

“车后的好酒，我永远保持六瓶以上，上酒家，上歌厅，所碰到的朋友你都知道！这种场合，我从不泄气过。”

“带两瓶，我想够了。”

小陈所指的五星旅社，原来是座很旧的车房，丑陋的外态和简单的设备，比起南方旧建的莎琳和摩洛哥尚差了一大截，不过当小陈从车里探出头来，柜台前三个小厮瞥见手头阔绰的老顾客，象苍蝇嗅到肉臭拥上来，小陈下车向那领班的高个子嘱咐几句，他就唯唯依命去办了。

小厮主意开给他们的房间当然全座最高尚的。这房间有一种特色，刚刷过不久的墙壁，被一个刁皮而颇有才气的顾客，用粗绒笔，绘了一幅男女做爱的壁画，线条幼雅，惟近朴拙，象是浑沌初开的古人弄的，它的吸引力，可以分散顾客对肮脏被褥及家具不整的挑剔，最大的好处，能触使人画生情，进房就想入非非。自从那恶作剧的客人留下这厕所